

香港女士

中 申 著 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I 247.5
236

香港女士

中 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香港女士

中 申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5插页 220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长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*

I S B N 7-5059-0255-5 / 1 • 150

(统一书号：10355·1211) 定价：2.50元



1984年初摄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

中申

中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满族。

1934年生于上海，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，任《长春》。

《作家》等文学期刊编辑多年。

现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专业作家。

作品结集为单行本的有：

灯花（诗集）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56年

城外的白杨（诗集）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

小脑袋和大鼻子的故事（短篇小说集）新蕾出版社，1981年

海洋与爱情（长诗集）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

香港之夜（中篇小说集）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

香岛风情画（中篇小说集）群众出版社，1985年

港岛银星（长篇小说）长江文艺出版社，1986年

雪花·海风·篝火（诗集）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，1987年

内 容 提 要

香港是一个独特的地方。作者在这几部中篇小说中，揭开一层神秘的帷幕，真切地展示了当代香港的社会生活。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年青的女性，无论是洁身自好的职员、温柔善良的女工，还是贪婪的强人、堕落的雏妓，全都在那个巨大的社会漩流中浮沉，被推上浪峰或堕入谷底。《珠宝商一家的故事》里女中学生无可挽回的沉沦，《多情应笑我》中银行职员至死不渝的爱情，《无法投寄的信》里工于心计的复仇，都使人叹惋、警醒。作品对年青女性的生活与心态描写细腻，刻划入微。作者近年曾数次去香港居停，对那里的自然环境、社会状况、生活风习以及黑社会情形均有所了解，因此作品故事新颖，描写真切，语言生动，具有可读性与感染力。

○

目录

珠宝商一家的故事	1
多情应笑我	43
活的石像	99
少小离家	146
无法投寄的信	189
她在灯火阑珊处	234
金心项链	266
我与“两栖小说”	298
——代后记	

珠宝商一家的故事

珠宝商的家庭成员不多，三口人：父亲、母亲、女儿，鼎足而立，三分天下。此外就是一名女佣，在这个家庭中，由于她的身分所决定，自然不占有重要地位。她的活动范围在那个等边三角形中，三条边所圈定的那块地方。她不属于任何一个角，却又要为每个角服务。家中三个人谁也没重视天平上这颗砝码，因为它的重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。

1

香港繁华的轩尼诗道上，有一间金银珠宝店。门面不十分大，也不算很小，两扇落地玻璃门，两边各有一个玻璃窗。门上面，霓虹灯管制成的“宏运”两个红色大字，笔划飘逸、跳跃，象几根有生命的红线拴住远近路人的脚，牵到它身边来。即使是白昼，店内也灯光辉煌。右边的橱窗里，陈列着许多首饰：黄金的，白金的，钻石的，翡翠的，玛瑙、琥珀、美玉、水晶的……戒指、手镯、耳珠、耳环、项链、胸针、袖扣在几根高度数的日光灯管的环绕、照射下，放射出耀眼的璀璨光彩，石榴红、橄榄绿、丁香紫、熟栗黄，纯净透明，吸引了多

少红男绿女在橱窗前驻足；那一件件精美的饰物，轮番在他们的瞳仁中映现，几乎使热烈的眼光燃烧起来。

左面的橱窗中是些手表与眼镜。香港的许多金饰店兼做这两件生意。橱窗里边也不乏名牌产品，它们不仅能提高店铺的等级，同样也可以提高顾客的身价。你腕上戴的如果是一块名贵的劳莱克斯牌手表，不必担心招来别人怀疑的神色，却只能看到羡慕的眼光。

门外边永远站着一名持枪的护卫员。那是一个印度装束的男人，面色黧黑，身材魁梧，头上还包着白布帕，嘴巴有退化的趋势，因为谁也没见他说过话；发达的眼睛，象医院里的扫描机，透视着每个走近来的人的心，看看有没有罪恶的念头。这种人是用生命保卫着珠宝，因为是危险的行业，保险公司不接受他们的人寿保险。

“宏运”金银珠宝店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六十来岁的人，那是黎经纬，首饰店的老板。面色红润，头发似乎遭受一场来自面前的台风吹袭，全部移到脑后，头顶几乎一点头发也没有。虽然经营着眼镜，大可经常调换配戴，他可是一直戴着一副黄金边的眼镜。样子不新颖，但很秀气，这给他增加了几分斯文相。也许由于职业的关系，他健谈，两颊的肌肉也很灵活，使顾客经常能看到微笑。他常常习惯地或者说下意识地，用右手向后梳理一下头发，轻轻地，小心地，程序是从额上到头顶，再到脑后，尽管前一半纯属走过场，他也一点都不偷工减料。

2

香港半山区的山脚下有许多高层大厦：银白的、桔黄的、

瓦灰的、天蓝的……

许多高层大厦中有一座十八层的宝利大厦。

宝利大厦的第十六层共有四户人家。四户，不多不少恰好是四户。这真如天造地设一般，也许真的是耶稣或是天后早有暗示，应该为“竹战”者提供方便？

四户中的一户，就是黎经纬家。外面是铁门，五毫米厚的铁板，镂出一龙一马的花样，蛟龙戏水，天马行空，张爪扬鬃，气势不凡，表现出一种进取的龙马精神。这是黎经纬先生的主意，因为龙、马分别是他与太太的属相，就更使他得意非凡，只等着一步步飞黄腾达了。

屋子里是上了水晶蜡的柚木地板。一厅三室。客厅里的陈设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紫檀色酸枝木的八仙桌，这在香港算是名贵的家具。其余无论沙发也好，茶几也罢，不是式样陈旧，就是已经购置多年，这正如一个人穿了一身破旧的西服，几乎辨不出它原来的颜色和花纹，却配上一条色彩艳丽的新领带，那种不协调是可想而知的。

桌子四边，经常摆着四只木椅，不新，但坐着舒服。细心一点儿的客人，还会发现桌面下的地板，在四把椅子的前面，有四块大体相似的图形，图形中那一块地方，已经失去了水晶蜡的光泽，颜色又比周围深暗，自然是参战四方经年累月运足帷幄水滴石穿的结果。

此刻四把椅子整齐、安静地排列在方桌的四边，象侍从护卫着主帅。

从客厅往里去，是一排三个房间。第一间是黎先生夫妇的卧室，第三间为他们的女儿黎国娟所占有，中间的，屋门总是锁着，一把钥匙常带在黎先生身上。那是黎经纬的“书房”。说是书房，里边却没有书，只是放着一个保险柜。

厨房的里边，有一小间佣人房，香港叫做“梗房”，只能容纳一张床，剩下的地方连一把椅子都放不下。好在女佣阿桂有一张床也就满足了，因为她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，安闲地坐在椅子上的机会就更微乎其微了。

黎太太的阵地在客厅里。

她五十岁，可不怎么显老。头发没白的，不烫，松松地垂下来，听其自然。她大腹便便，那是中年妇女向老年进军的一面旗帜。她的朋友们可都说那是福相，没造化的人想大还大不起来呢。大约因为胖，所以脸上的皱纹不多，细细的眼睛，看东西常常要眯起来，显得更细。

由于睡得晚，她总是上午十点左右起床。简单梳理几下，然后吃一大块奶油蛋糕和一杯减肥茶。甜食固然使人发胖，可是有减肥茶在那儿掣肘，谅它也成不了气候，正如化学中酸与碱可以中和掉一样。再具体一点儿的比喻，就是象香港的警察与强盗，有点“相依为命”：只有强盗没有警察，不行；反过来遍地是警察，却没有强盗，警察的日子该过得多么无聊。

吃午饭之前还有一个小时，黎太太利用这段时间，回忆一下昨天的战绩。千万不要小瞧了麻将。没有真枪真炮？没有硝烟弥漫？那早已是陈腐的战争概念了。现代战争是核战争，中子弹的厉害就在于使敌方士兵全军尽没，而建筑物却毫无损伤，找不到一点儿颓垣断壁。麻将正体现了战争的现代性。参战者要有超过电脑的机智，要有捕捉十分之一秒战机的敏捷……它能充分地支配和随时地改变人的情绪，取胜的，象里根就任总统般笑逐颜开；败北的，跟日本电影性格演员高仓健一样冷漠沉郁。

黎经纬有做生意的才能，常常能起死回生。他以此自豪，使伙伴们望尘莫及。

你看，珠宝店里顾客出出进进，一对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走进“宏运”。门旁的印度护卫朝那两人打量一眼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——没有危险。那些打劫首饰店的强人，多是健壮灵巧的青年男子。试想，带着一位小姐，袅袅婷婷，固然可以掩人耳目，但当逃跑时，小姐哪里能与警察媲美，一旦捕去，招出同伙，岂不是要到赤柱监狱去饱尝铁窗风味？

那对男女坐在首饰柜前的凳上，互相偎依着，挑选着首饰。玻璃柜的柜子里珠光宝气。室内有灯，柜内有灯，照得饰物熠熠闪光。

伙计拿出一盘盘首饰，让那对顾客挑选，似乎都不甚中意，起身要离去了。黎经纬走过来，脸上露出微笑，软软的，甜甜的，象蛋糕上的奶油：

“先生，小姐，先请坐。”

“要一件什么首饰？镯子？小姐皮肤很白，配上翡翠镯真靓（漂亮）极了，可以去竞选‘香港小姐’呢！”

“要戒指？”黎经纬眼睛望着小姐，眼角瞟着先生，发现小姐望着一件镶有石榴红宝石的金项链，跟男子低语着。

黎经纬指着另一件项链，仍旧笑吟吟地说：

“小姐如果喜欢红色，戴这件镶蔷薇红宝石的项链更好，显得更华贵。价格高一成，却是件超值品，同样颜色和样式的，香港找不出第二件……价格嘛，可以打个折扣。”

黎经纬把那只蔷薇红宝石项链双手捧给小姐。小姐戴好，

对着镜子左顾右盼。那真是一种诱人的颜色。小姐上衣领口开得很低，项链贴在白皙的肌肤上，那粒红宝石象一颗小小的燃烧的火种。

项链没有从小姐颈上取下来。先生代小姐付了钱，按九五折。之后两个人离开了首饰店。黎经纬从容地抚摸一下头顶和脑后，用得意和教训的口吻对身边的一个伙计说：

“看见了吗？险些少做一件生意！……那小姐看样子不是舞女就是吧女，再不然就是一楼一凤，可是这关我们什么事？有生意做就行。记住，这种场合，只要说服小姐就成，自有男人替她付钱。”

黎经纬很高兴，连续摸了几次头发，好象自己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英雄。

没有顾客时，他便向伙计传授生意经。有了顾客来，他就使出浑身解数，务求买卖成功。顾客在看天然钻石，他就说如何来之不易，要在大约一亿磅的岩石中才能找到一克拉。如果看的是人工钻石，他就极力推崇它的切割技术，说当今世界上以切割成近乎圆形的五十八面体为最好，而这颗足有三十几面，实在不可多得。

黎经纬的生意靠的是机智、微笑、修辞学上的夸张，最后是货物本身。

4

黎太太打牌总是坐上首——对着门口的那个位置，占了“地利”这一条。由于面对门口，邻人出入她不需回头或侧脸就可以看到。身后又临近卧室，回去取点什么东西可以少走路。电话机在右侧稍后一点的地方，眼睛看着牌，伸出右手去

就可以不偏不倚地抓起听筒。

经常坐在对面的是刘太太。左面的上家是陈太太，右边的下家是宫太太。这种坐法在无意间出现几次之后，便形成习惯而难以改变了，每位太太来了之后各就其位，正象梁山泊众英雄排定了座次一般。

如果牌局是从下午开始，大约是到晚九点左右结束，七点多钟时由阿桂开出晚餐，交战四方便暂时偃旗息鼓，补充了能源之后再精神抖擞地重返沙场。这一餐不很复杂，但可说是精美，并且总是变换着花样。如果从晚饭后开始，则要战到次日凌晨，半夜时阿桂要做点心宵夜。八圈即停的情况很少，每个人都会觉得未能尽兴，象武术家刚练了几个招式即行停止，总觉得没有舒展开拳脚。大多是十六圈，也有二十四圈的，总之是要在八个小时以上。多少赌一点儿钱，每晚大约输赢一二百元，这数目在香港真正的赌家眼里，等于开玩笑，但四位太太都觉得恰到好处——赢家当然心中欢喜，输家回去后也不会引起与丈夫之间的战端。

一百多张白色塑料的麻将牌，带给四位太太多么大的享受，真是其乐无穷。一张正四边形的方桌，每边不偏不倚坐一位太太。洗牌时，四双手在牌上回旋运动，姿势象弹奏钢琴，那一个个象牙白色的“琴键”，发出稀里哗啦的脆响，四个人分享着合奏出的一曲美妙的交响乐。然后灵巧地把牌垒在自己面前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四个人同心协力筑成一个方阵，加上方桌的四边，象一个大大的“回”字，充分显示出一种建筑美。搬庄、打风、错牌、抓牌。十几张牌站在面前，宽窄、厚薄、高低一模一样，整齐的队列比英国皇家仪仗队还威武。当你的眼光从这样的仪仗队前扫过时，心里能不油然而生出一种国家元首般的自豪感？

当小心而虔诚地摸起一张牌时，悄悄地用手指去“读”那上面的花纹或文字，眼神流露出朦胧，心中满怀着希冀，尽管可以立刻揭晓，但是且慢，因为诗意是存在于揭晓前的那几秒钟里，能不充分享受一番吗？

算筹码，找银钱，喜怒哀乐全无掩饰，进入了反朴归真的至高境界。十分认真的态度，百分之百的高度精神集中，把差错降低到万分之一以下，这就是四位太太所从事的事业的特点。

5

女佣阿桂却享受不到这乐趣。

她要为辛勤劳动的几位太太准备晚餐，准备宵夜，等候着女主人随时的吩咐，即使再困也不能去睡觉，不能躲进自己的小小梗房。要一直坚持到最后，当太太们离开了战场，然后她去把桌上那些可恶的东西，整齐地收进一个小皮箱里，再把桌上和地上打扫干净。

一连几小时的稀里哗啦的声音，使她心情烦躁，坐立不安。过后很久，她的耳鼓中还不停地嗡嗡响。

阿桂听她的祖父说，有一年给她的曾祖父移葬，棺木都腐朽了，死人也只剩下一堆白骨。移葬时便把这些骨头收起来，重新装进一口棺材。收骨头的时候，就是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。阿桂听了这话毛骨悚然，却想象不出那声音是什么样的。现在她猜想，一定跟洗牌的声音差不多。她就是这样总是听着收拾死人骨头的声音。

如果不是为了小姐，阿桂早就辞去黎家不做了，也正是为了小姐，黎家夫妇才没有辞退她。

小姐黎国娟两岁的时候，阿桂到黎家来，做留宿女佣：做饭，洗衣，清扫，照看小孩……这在香港叫“一脚踢”。

她如今四十岁了，头上已经有了稀疏白发，眼角和嘴边也有了皱纹，手不大，手背的皮肤是红褐色，使人惊奇的是这么一双小手，每天要做那么多的活，而且样样做得很好。她不擅说话，常常词不达意，有时她的话还使人误解或不高兴，所以平时她的话并不多。

到黎家那年她二十二岁。她看着小姐一年年长大，读小学，读中学，去年暑期毕业，没考取大学，也没找职业。

黎先生把全副精力放在珠宝生意上，黎太太把时间打发在麻将桌上，他们都没注意女儿，好象忽然间就长大了，跟神话、电影一样。

阿桂常常回忆小姐小时候的样子。黎先生希望有个儿子，生下之后发现是女儿，便不高兴，也懒得看她。黎太太没有象其他母亲那样给女儿哺乳，据说那会影响体形，而是雇了个乳母。后来停了乳，换了阿桂，也很少过问孩子的事，只有麻将才使她感到极大的乐趣。

黎国娟读小学时，特别喜欢吃零食：薯仔条呀，牛腩粉呀，巧克力呀，蛋筒雪糕呀，衣袋里，书包里，卧室里，到处都有些吃的东西。阿桂就向太太建议，不要让孩子吃坏了胃口。小姐自然不高兴，黎太太也觉得阿桂是多此一举。其余三位打牌的太太听了，也都很不以为然，组成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反对阿桂，仿佛示威般的，此后每次来打牌都带给小姐一些糖果。

“阿娟，尝尝牛肉干！”

“这包糖果送你，瑞士的。”

“哟，阿娟真靓呢！”

黎太太看到这情形，很高兴。这一天虽然输了钱，脸上仍一直挂着笑容。此后，几位太太便乐此不疲，让阿娟有吃不完的东西。

读中学以后，常常有男孩子打电话找阿娟，每到星期日阿娟必定出去一天。这一天她脱去校服，换上漂亮的衣服——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式样。时兴喇叭裤时，她就穿肥脚裤，走起路来象两条宽宽的船桨，在马路上划来划去。时兴牛仔裤时，她急起直追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腿象两根高尔夫球棍，屁股那儿象包着两个西瓜。“乞丐装”成为新潮，阿娟的衣服也变得又破又旧，袖上打着补丁，肩膀那儿还有个破洞，象刚从歹徒那儿挣脱出来。还有什么“乌鸦装”、“媚喜装”、“娘惹装”，变来变去，弄得人眼花缭乱。

近一年来，即使不是星期日，阿娟也要晚上出去玩，直到半夜才回来。出去之前不仅要换衣衫，还化了妆，双唇涂得红红的，象跟吃人生番接过吻。

阿娟开始向父亲要首饰。黎经纬给了她一件，过几天便向父亲要新的，说上次那件已经过了时。妈妈的牌友们这时也给予道义上的支援。

“老豆（父亲）开首饰店，什么好首饰没有！”

“我若开珠宝店，有阿娟这靓女，首饰任她拣！”

“女儿打扮靓靓的，老豆也光彩！”

黎经纬不肯再给阿娟首饰，只说将来这家业都是她的，现在是辛辛苦苦为她置家产，她应该体谅，可不能随意抛撒。阿娟听了噤着嘴，有两天没跟爸爸打招呼。

女儿的事情黎经纬和太太都没放在心上，象流星般轻易地划过去，没留下什么痕迹。阿桂却不同，许多事都记在心里，她常常回忆起从前的阿娟。两年前，有一天晚餐之后，黎太太

到刘太太家去打牌，阿娟也出去了，只有黎经纬与阿桂在家。

阿桂小心谨慎地提起阿娟：

“黎先生，小姐的功课越来越不好了。”

黎经纬正在看电视，演的是一个连续剧《鸳鸯刀》，古装打斗片。他的心完全在电视中的侠客身上，看着他手握单刀夤夜飞檐走壁去寻找另一把宝刀。黎经纬猜测那“雌”刀一定是嵌满了宝石的。

直到阿桂又重说了一遍，黎经纬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口中答应一声。

“什么？你说小姐功课不好？”

“可不是！中一时排的是二十五，中二是二十三，中三是三十七，后来是四十六、三十九，这么下去……”

“这也难怪。读书嘛，跟做生意一样，有赚也有赔，不能总是一帆风顺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先生做生意不也望赚不望赔吗？”

黎经纬一下子无言以对，不高兴地辩解说：

“小姐读书也不容易，喜欢玩就玩玩好了。长大些再用功也不迟。”

阿桂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太太只是打牌，对阿娟的功课问都不问。”

疏不间亲，黎经纬对于阿桂指责太太很不以为然，因为阿桂毕竟是个女佣。阿桂没看出黎经纬表情的变化，还在说下去：

“阿娟近来晚间常常出去，先生应该说一说她。”

黎经纬对于阿桂用“阿娟”代替“小姐”很敏感，设想在珠宝店里，他的伙计直呼顾客姓名，而不称“先生”、“小姐”，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？当然，黎经纬也了解阿桂的心地是善良的，没有轻视女儿和黎先生的意思，因此他态度还算